

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工业行业的研究

杜萌 曲直 杨措 张晓涛

[摘要] 本文将我国 27 个工业行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三类,并利用省级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三种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经分析总结得出,我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有正效应,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负效应;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劳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而在全国范围,金融的发展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 金融发展 融资约束 区域产业 要素密集度

JEL 分类号: G20 L60 R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区位优势 and 开放经济的竞争效应使得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经济繁荣。虽然总量和规模持续扩大,然而我国各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旧显著。当前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逐步攀升,依赖低廉劳动和资源消耗的中国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竞争优势逐渐减小,而且造成的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效应也是产业发展的巨额成本,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的微薄利润限制着产业的长期发展,因此以调整产业结构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此外,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对应,以金融市场的日益活跃、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的不断增长以及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为表现的金融发展也是当下中国经济改革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便利交易、改善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渐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金融发展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而比较优势正是以改变国家产业发展为基础进而决定贸易模式,所以,探究金融发展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已知金融作为一种要素对国家产业的比较优势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以及对各类产业分别的作用情况如何?中国的金融发展更利于哪种类型产业发展?金融发展能否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是否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相符?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加细致的研究与分析。因此,本文通过定性和实证分析,分行业分地区探讨金融发展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对我国产业发展的作用,以期解决上述问题。

* 杜萌,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曲直,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管理学博士;杨措,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经济学硕士;张晓涛,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

二、文献综述

Levine(1997)认为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虽然不能影响国家的总量增长差异,但能影响不同工业部门的增长;也就是说金融结构影响了产业结构。Greenwood(1991)和 Jovanovic(1997)指出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在动态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存在相互推进的过程。Wurgler(2000)与 Fisman et al.(2003)分析了金融配置资本、社会资源的效率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些研究的结论都显示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促进作用。

同时,国内学者也从经济发展阶段、整体和区域层面等方面探讨了产业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杨琳和李建伟(2002)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需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亟须金融业做出相应的变革,以满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更高需求。鞠建东(2008)通过综述金融制度与国际贸易的文献,指出金融制度作为一种同资本、劳动、技术相关的要素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对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产生影响,金融制度成为了在金融体系完善与不完善国家之间影响产业及贸易的重要的禀赋要素。实证研究方面,史诺平等(2010)从资金来源效率、运用效率、配置效率三方面,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王春立和宋连方(2011)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总结得出,在产业结构优化进程中,金融发展总量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效果,金融效率的提高没有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不一定带来金融发展总量的增长。

此外,国内学者也从我国区域层面深入分析了金融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范方志和张立军(2003)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基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社会资源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流动,从而引起为之服务的新兴金融部门和传统金融部门资本存量的变化,以此来分析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结构之间的演进关系。刘赣州(2005)以中部地区为例,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认为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区域金融的超常规发展以及金融服务手段的创新。孙林和杨俊(2012)则对我国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表明东部的金融发展,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能助推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副效应;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虽然在长期能引导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城市化进程,但短期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综合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发展在我国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少学者们也从区域层面探讨了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作用,但是,研究中产业结构大都基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方式,以第二、三产业的份额来衡量,而很少基于要素密集度水平进行划分。基于研究文献,金融发展已成为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中一种重要的禀赋要素,那么,在探究金融与产业关系的问题上,对产业采用要素密集度的分类方式并将金融这一因素纳入进来更为合理。

结合文献中的相应问题和研究现状,本文采用 2005~2013 年我国各省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将我国 27 个工业部门按要素密集度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三类,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不同类型产业在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开放条件的背景下,比较研究金融对不同类型产业发展及其比较优势的作用,探索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金融发展对我国哪种类型产业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以及各区域其各自优势产业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并以此解析我国产业调整的发展阶段和现状,为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结合自身比较优势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和结构

布局提供理论支持。

三、研究方法介绍

(一) 指标解析

1. 产业发展

由于本文需要从区域和行业两个层面进行划分研究,因此,产业发展的指标采用我国各省历年工业部门不同行业总产值与当年 GDP 的比值来衡量。在产业发展的分析中,区域层面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各省划分到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而在行业层面,结合现有工业部门的行业划分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依据韩燕和钱春海(2008)的划分方法将 27 个工业行业按生产要素密集度划分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类。

2. 金融发展

目前我国的产业发展依然是主要依托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提供融资信贷支持,因而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的指标采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率更为匹配。这一指标的选取表明,该比率的增加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

3. 外部融资依赖和固定资产抵押率

借鉴已有文献研究,金融发展的区域指标与产业发展的行业指标需要通过外部融资依赖与固定资产抵押率两个指标相连接。外部融资依赖(Dep)通常衡量的是资本支出中不是来源于企业内部运营的现金流比例。Rajan and Zingales(1998)认为外部资金的实际利用情况可以反映外部资金的需求,且各国各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数据应该是稳定的。固定资产抵押率(Tang)通常定义为账面净固定资产的比例,与公司财务中的资产结构概念类似,抵押物越多,可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这两类变量虽然在同一产业内变化不大,但是在产业之间差异比较大,从而外生于企业。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现阶段中国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 2005~2013 年中国工业部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 27 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借鉴 Rajan and Zingales(1998)的相关研究,构建一个新的外部融资依赖度指标,它可表示为:

$$i \text{ 行业的外源融资依赖度} = \frac{1}{\text{总期数}} \times \sum \frac{i \text{ 行业第 } t \text{ 期的长期负债}}{i \text{ 行业第 } t \text{ 期的固定资产原价}}$$

同时,我们则采用不同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固定资产抵押率。

4.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中,我们包括了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人均 GDP 等变量,以尽可能地完善模型及其检验。同时,一个地区的开放水平也是影响融资约束作用效果的重要因素,所以,开放度指标的选取也极为重要。在主要控制变量的选择中,劳动力用各省区工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人数衡量。物质资本用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衡量。人力资本用高等教育授予学位数与人口数之比衡量,而基础设施指标采用地区城市化率和公路里程密度,开放度指标则采用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

经过汇总,我们可以得到主要变量及描述的表格,见表 1。

(二) 实证方法

本文利用 2005~2013 年各省区不同行业的面板数据,并采用面板模型中应用广泛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固定效应模型将横截面个体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截距不同,而斜率系数相同。随机效应模型虽然也是通过允许截距变动来处理横截面个体之间的差异,但变动的数量

表 1 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

符 号	定 义	
产业发展水平	industry	产业总产值与当年 GDP 的比率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 GDP 的比率
外源融资依赖度	dep	行业长期负债与其固定资产原价的比率
固定资产抵押率	tang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总资产的比率
劳动力水平	labor	工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人数
资本水平	capital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人力资本指标	education	高等教育授予学位数与人口数的比率
人均生活水平	GDP per person	GDP 与人口数的比率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对外贸易依存度	foreign trade	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率
城市化率	urban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
公路里程密度	road	年末实有道路长度

是随机的。如果横截面个体是随机被选择出来以代表一个较大的总体,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适。

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采用 Hausman 检验对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的关系进行甄别。Hausman 检验原假设 H_0 是指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定下,内部估计量(对虚拟变量模型)与 GLS 得出的估计量均是一致的,但是内部估计量不是有效的。备择假设 H_1 则是在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的假定下,GLS 不再是一致的,而内部估计量仍是一致的。如果接受原假设 H_0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如果拒绝原假设 H_0 ,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确定模型后再利用相应模型的分析方法测算,进而得出结论。本文数据来源于 2006~2014 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4 年各省统计年鉴。

四、模型设定及结果

(一)模型设定

经过针对以往研究中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变迁中运用模型的借鉴分析,本文在选取各类型变量后,建立了面板数据基础上的计量分析模型,基本的模型框架如下式(1):

$$ind_{ijt} = \beta_0 fin_{it} + \beta_1 (fin_{it} \times Dep_j) + \beta_2 (fin_{it} \times Tang_j)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 ind_{ijt} 代表省份 i 中 j 产业在 t 年份的产业发展水平, fin_{it} 表示省份 i 在 t 年的融资约束水平,而 Dep_j 和 $Tang_j$ 分别表示 j 产业的外源融资依赖度和固定资产抵押率。 X 则表示各类型的控制变量。模型中融资约束水平将是我们观测的重点,而所选控制变量和交互项也是我们评定最后结论的重要依据。

(二)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设定中阐述的基本框架,实证研究全国、东部及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发展中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影响的模型如下。

$$CI-ind_{it} = \beta_0 fin_{it} + \beta_1 (fin_{it} \times Dep_{CI}) + \beta_2 (fin_{it} \times Tang_{CI})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text{劳动密集型: } LI-ind_{it} = \beta_0 fin_{it} + \beta_1 (fin_{it} \times Dep_{LI}) + \beta_2 (fin_{it} \times Tang_{LI})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text{资源密集型: } RI-ind_{it} = \beta_0 fin_{it} + \beta_1 (fin_{it} \times Dep_{RI}) + \beta_2 (fin_{it} \times Tang_{RI}) + \gamma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i 表示省份, t 表示年份, $CI-ind$ 表示资本密集型产业, $LI-ind$ 表示劳动密集型产业, $RI-ind$ 表示资源密集型产业。基于以上实证模型, 运用 STATA10 计量软件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检验结果如下:

1. 全国范围内各产业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 Hausman 检验确定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全国范围三个产业进行分析更为有效后, 对因变量、主要自变量、交互项和控制变量进行随机效应分析, 得到结果如下:

表 2 全国范围产业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industry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finance	0.013213	0.0619471*	-0.0081079
labor	-0.0243841	0.0304499*	0.0161317
capital	0.0134662**	-0.0370671*	0.1003651
education	96.36024*	6.451893	19.62272
pGDP	0.1128681**	-0.0492968**	-0.1339726**
FDI	0.1059679	0.0595506	-0.0402992**
trade	0.2377583	-0.1069064**	0.0226046
urban	-0.6199517	-0.4743841**	0.2363392
road	-0.0464217	-0.0271242	-0.0629461***
dep×finance	0.104958*	0.2628798**	-0.0479305
tang×finance	0.4485559	0.0866811***	0.0066433
常数项	-0.3709296	1.427703*	1.572181
adjusted R ²	0.3495	0.6256	0.3480
Wald 统计量	58.69*	47.02*	22.87*
Hausman 检验	0.49	5.33	9.51
估计方法	RE	RE	RE
Number of obs	270	270	270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基于对全国三类产业的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来看, 金融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且, 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 体现了所选变量可以很好地描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水平。其他两个产业则没有得到较显著的结果, 且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模型的拟合优度也不高。同时, 资本密集型产业模型的控制变量中, 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和人均 GDP 三个因子对因变量的参数估计显著, 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型中, 劳动力、资本水平、人均 GDP、对外贸易依存度、城市化率均有较显著的估计值, 在资源密集型产业模型估计结果中, 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模型中金融发展的参数估计不够显著, 但是比较它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型中融资约束水平的系数我们可以看到, 资本、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中金融发展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 0.0619471、0.013213 和 -0.0081079。由此可见,

全国范围内,金融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促进作用相比,其影响更大。因此,金融发展能更好地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2. 东部地区各产业实证分析结果

基于 Hausman 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部地区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分析更有效,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东部资源密集型产业分析更有效后,对因变量、主要自变量、交互项和控制变量进行固定效应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表 3 东部地区产业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industry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finance	0.3200187*	-0.0171717*	-0.0370966***
labor	2.421689*	0.3637686*	-0.0587937***
capital	0.8691912*	0.0613177**	0.126035
education	3.728672	22.54439**	-44.7228*
pGDP	1.679574*	-0.0321721	-0.0944942***
FDI	-0.0451043	0.0120862	0.0553774
trade	1.27967*	0.1123707	0.0825834*
urban	-6.322251	-1.081407*	0.0954337
road	-0.0593994	0.0544909*	-0.0159827
dep×finance	0.1591842	0.3481232**	0.0276324
tang×finance	-0.0034257	0.0596817	-0.1137378**
常数项	0.238838***	-1.978841	0.4396197
adjusted R ²	0.7427	0.6348	0.5594
F(or Wald) 统计量	25.33*	15.26*	89.43*
F 检验	13.50*	58.72*	
Hausman 检验	132.23*	48.73*	1.47
估计方法	FE	FE	RE
Number of obs	99	99	9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东部地区实证结果可以得到,金融发展对三类产业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三个模型实证分析的拟合优度都较高,说明了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产业发展。东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层面,劳动力、资本水平、人均 GDP 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劳动密集型产业层面,劳动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城市化率和基础设施均有显著效应,而劳动力水平、人力资本、人均 GDP 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中更为显著。

从结果来看,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以说,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且资本密集型受到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生了一定的负向作用,其中,金融发展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负向作用大于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作用。

3. 中部地区各产业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 Hausman 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部地区三大行业分析更有效后,对各因变量、主要自变量、交互项和控制变量进行固定效应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表 4 中部地区产业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industry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finance	0.0305323**	0.0864204**	-0.5131369
labor	0.3719426*	0.1444441*	0.0530801
capital	-0.0968582*	0.0150078*	-0.0672932
education	-1.856551	38.2434*	-29.47716
pGDP	0.1839496*	0.1566027**	0.076619
FDI	0.0231354	-0.1014525*	0.1635942**
trade	0.2240362	0.3044068**	-0.3592814
urban	-0.4613529	0.4560495	0.4311349
road	0.0931331	-0.0588137	0.0017518
dep*finance	-0.5497522*	0.1389771	1.256272***
tang*finance	0.2300167	-0.1751579	0.0477291
常数值	-3.472225*	-1.492264*	-0.5757461
adjusted R ²	0.9476	0.9245	0.5063
F(or Wald)统计量	110.45*	74.81*	6.27
F 检验	325.21*	25.95*	31.10
Hausman 检验	64.58*	245.18*	23.32*
估计方法	FE	FE	FE
Number of obs	72	72	72

注: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基于中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拟合优度方面,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拟合优度较高,体现了模型的合理性。中部地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均较为显著,且都为正值,其中,金融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资源密集型产业中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值为负且不显著。金融发展会带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正向发展,而对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实证检验中,资本密集型产业模型控制变量中劳动力、资本水平和人均 GDP 水平估计值显著;劳动密集型产业模型中劳动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人均 GDP、FDI 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作为控制变量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资源密集型产业模型中显著性水平高的控制变量则是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4. 西部地区各产业实证分析结果

利用 Hausman 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进行分析,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分析更有效后,对因变量、主要自变量、交互项和控制变量分别进行固定和随机效应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表 5 西部地区产业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industry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finance	0.0115111	0.0425643*	0.1670667***
labor	0.2012156*	0.0798475*	0.3031958**
capital	0.0672359**	-0.004667	0.0125464
education	31.2952**	-15.08904	83.56111
pGDP	-0.0561687	0.0205083**	0.3607849**
FDI	0.0314889*	0.0080051*	-0.0741819***
trade	0.3858849*	0.0994674**	-0.297005
urban	-1.090696**	0.4074496*	-3.156836***
road	0.0106837	-0.0305948	-0.052539
dep×finance	-0.0723622	0.3206981*	0.0967656
tang×finance	-0.0152401	0.0112351	-0.3442436**
常数值	-0.4840521**	-0.3561094	-2.237764
adjusted R ²	0.6877	0.6944	0.4987
F (or Wald) 统计量	19.33*	155.42*	8.73*
F 检验	46.95*		6.65*
Hausman 检验	46.30*	8.25	18.10**
估计方法	FE	RE	FE
Number of obs	99	99	99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实证结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估计值对应资本、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分别为 0.0115111、0.0425643、0.1670667,其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模型中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值显著。根据结果可以得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二者的作用效果相近,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作用略高,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不显著且为负值。针对三类产业实证分析都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且通过 F 检验,说明了模型有着较好的拟合效果。控制变量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FDI、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城市化率有较显著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水平、人均 GDP、FDI、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城市化率具有显著效应;资源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水平、FDI、城市化率和人均 GDP 水平的显著性较强。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 2005~2013 年各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并按要素密集度划分行业,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产业发展的影响。通过实证结果可知,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的影响有着区域的差异,也有着发展阶段的差异。在现阶段,我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资本密集型

产业发展有正效应,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负效应,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劳动、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更大且更加显著,而在全国范围,金融的发展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更大。

目前,由于东部地区先一步的发展,已经度过了通过融资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进一步积累资本的阶段,而是跨入了充裕的资本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层次。而且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资本充裕,因此,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既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也是高效、优质的选择。对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发展滞后,排除政府的干预,融资投入的路径依然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取得更大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且,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政策导向等因素,其金融发展水平也较东部差距明显,因此,资金的进入必然首先进入更利于发挥要素禀赋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金融发展水平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让我们认识到,在政策和发展方向的制定中,决策者需要切实考虑不同区域独特的发展水平,不可一概而论,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需要适用于不同的方面。单从产业发展角度,金融发展在东部地区可以适当地引导资本密集型产业提高规模和效益,而在中西部地区则需要继续从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入手。金融发展作为一种要素对不同产业的推动,将使该地区充分利用其当前的要素禀赋优势,加速该类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范方志、张立军(2003):《中国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金融研究》,第11期。
- 韩燕、钱春海(2008):《FDI对我国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基于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 鞠建东(2008):《金融发展:一个文献综述》,《国际贸易与投资前沿》,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赣州(2005):《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金融支持》,《学术界》,第5期。
- 史诺平、廖进中、杨炜娜(2010):《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统计与决策》,第3期。
- 孙林、杨俊(2012):《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再研究——基于我国三大区域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经济经纬》,第2期。
- 王春立、宋连方(2011):《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6期。
- 杨琳、李建伟(2002):《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财贸经济》,第2期。
- Fisman, R. and I. Love (2003):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Revisited", NBER Working Paper, No.W9582.
- Greenwood, J. and B. Jovanovic (1990):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 1076-1107.
- Levine, R. (1997):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6, 688.
- Raghuram, R. and L. Zingales (1998):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 559-586.
- Wurgler, J. (2000):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 187-214.

(责任编辑:罗 滢)